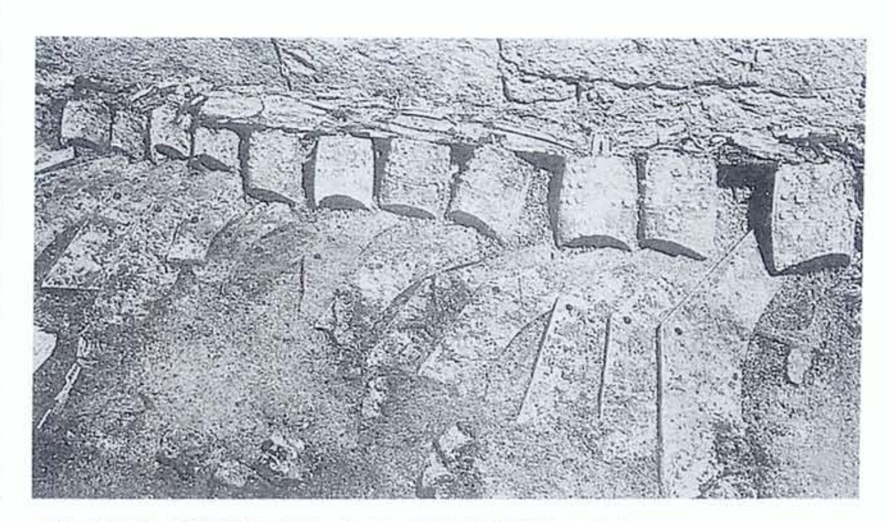
試以漢代音樂文獻及出土文物資料研究漢代音樂史(二)

—以鐘樂器研究為例—

陳萬鼐

貳、近四十年來出土鐘實物及圖飾資料

一九八三年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山西的象崗山南越王墓，東耳室前端似為宴樂器具陳放處(圖十二)，除以出土酒器為主外，尚有鈕鐘一套十四只，形體較小，掛於漆繪木架橫樑上。甬鐘一套五只，形體較大，未見懸掛痕跡。編磬一套十四只。「樂府」鐃一套八只，有「文帝九年（漢元光六年、前一二九年）樂府工造」銘文(圖十三)，所謂「文帝」並非漢孝文帝劉恒，而是南越王的文帝，〔史記〕卷一一三、〔漢書〕卷九五有傳：前者稱「南越王」，後者稱「南粵王」。南越王趙佗，真定人（廣東南海縣），秦亡，佗擊併桂林、象郡自立為武王。漢書中記述：南粵與漢朝關係甚微妙，不即不離。高祖定天下，與剖符通使，和輯百粵。高后時，趙佗自尊帝號為南武帝，稱制與中國相埒。文帝元年初，鎮撫諸邦，遣陸賈曉喻，佗自知非大漢對手，願奉詔長為藩臣奉貢職。這套編鐘形制完整，是中原文化型。趙佗謝罪書中提及：「老夫處粵四十九年，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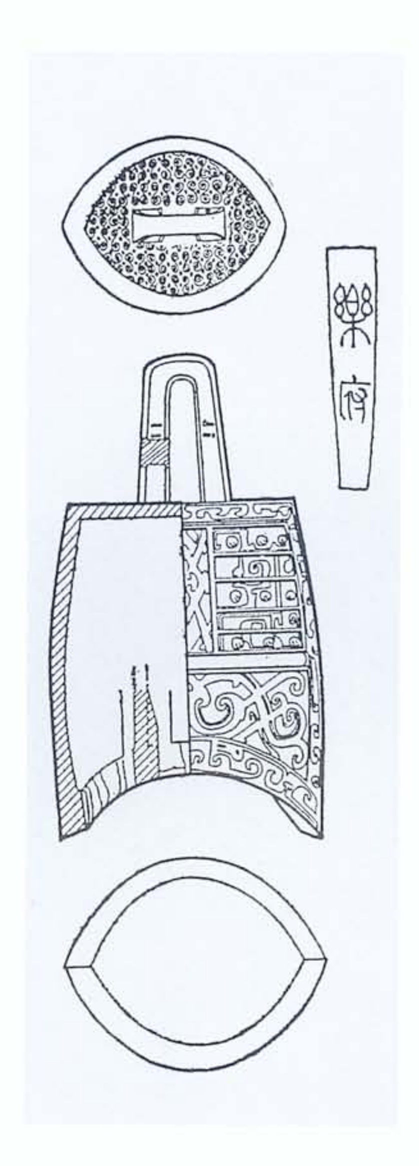


▲圖十二：編鐘、編磬及編鐃　廣州　象崗山　南越王墓　東耳室前端出土

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漢書　卷九五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耳不聽鐘鼓之音」是漢人



▲圖十三：南越王墓　樂府鐃銘文拓片
（「文帝九年樂府工造」）



◀圖十四─(一)：秦始皇陵　樂府鐘　線紋圖
（※與鐘並列，可以顯示「樂府」兩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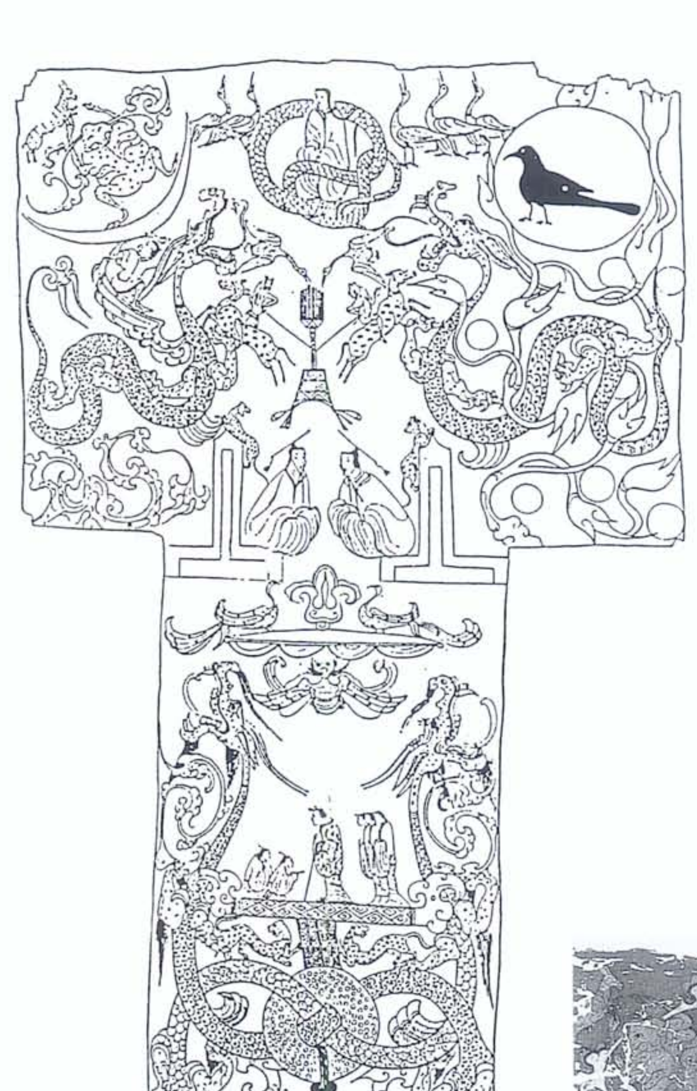
▼圖十四：秦始皇陵　樂府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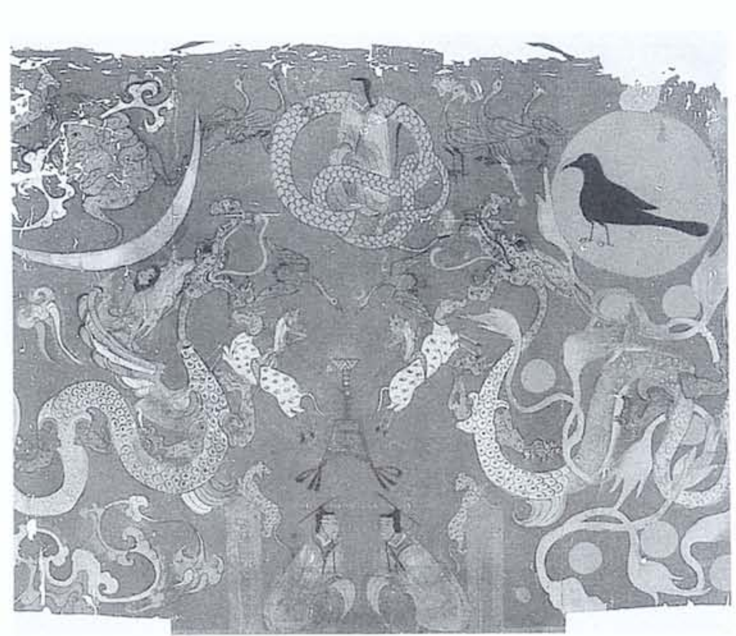
的口頭禪，或許就是指這套編鐘樂器而言。於建元四年（前一三七年）佗死後，傳位於孫趙昧，昧為「文帝」。墓中璽印作「趙胡」，證明史記記載的人名是錯誤的(「西漢南越王墓發掘初步報告」，一九八四年，考古，三期，頁二二二～二三〇)。

此套編鐘腐蝕情形嚴重，不知能否測音？當年祖孫相承這套鐘磬鐃樂器，最後用來陪葬，歷經二千一百年潛藏在黃土中，又復出在廣東博物館與世人見面了。

考古文物具有非常的價值，「樂府鐃」銘文書體端凝，刀法剛健，又對漢武帝劉徹於元鼎六年(前一一一年）始立「樂府」之說，除秦「樂府鐘」外（圖十四），如今又添一新證據。



▲圖十五 (一)：漢馬王堆一號墓帛畫　線紋圖（鐘磬的圖像）



▲圖十五 (二)：漢　馬王堆一號墓帛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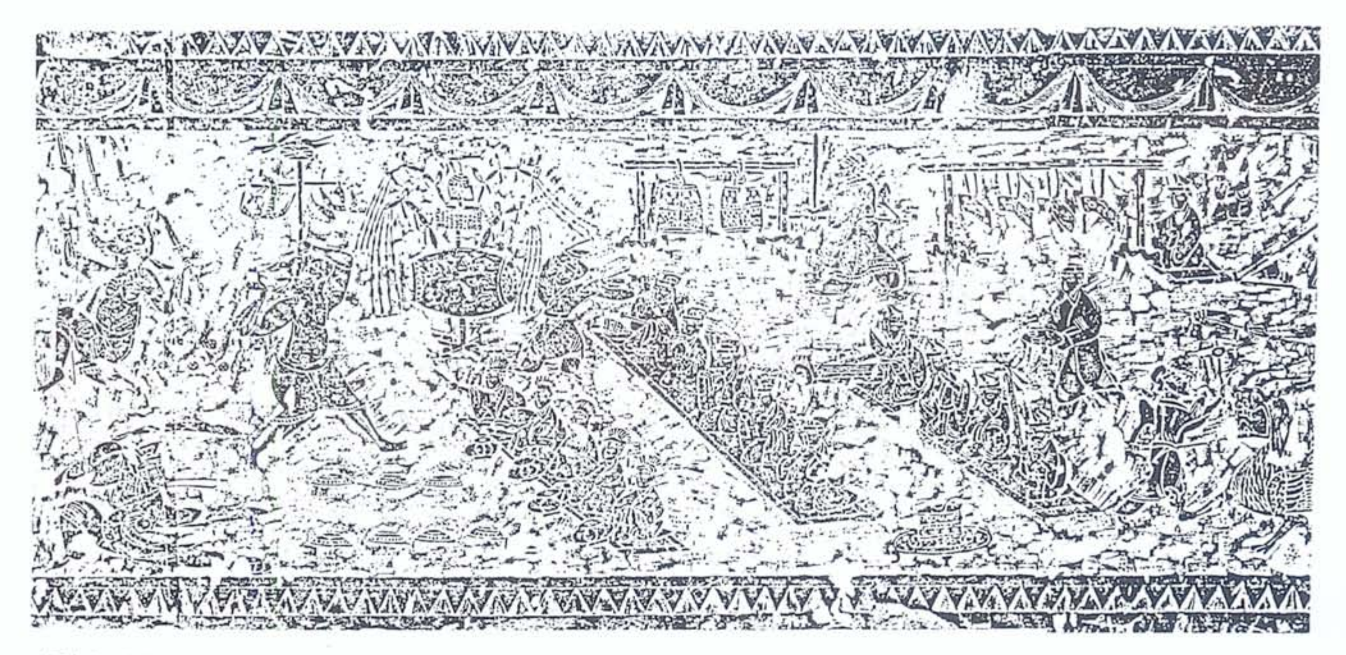
一九七二年湖南省長沙市五里牌外，舊傳為五代時楚王馬殷家族墓地「馬王堆」，發掘一座漢代大墓，編號「馬王堆一號漢墓」。墓葬主為漢長沙國丞相利蒼軑侯夫人，年代約在西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前一六八年）。此墓非特是附葬品豐富，而且墓葬主屍體外形完整，五官清楚，肌理潤澤有彈性，在世界各國保存屍體紀錄中，其為時間最長，質量最佳的罕見例子。

此墓出土有關音樂文物共八種，帛畫中繪有「特懸鐘」、「特懸磬」圖像各一件。帛畫絹地，呈T字形彩繪，通長二〇五公分，是漢代葬儀中，張舉旛旌之類物品，出土時放置在錦飾內棺蓋板上（圖十五）。

帛畫繪圖分三部分，上部分象徵「天庭」。在天庭右上角描繪一輪大紅太陽，又有八個散落在地的小紅太陽，太陽中有金鳥。左上角一彎新月，月暈中有玉兔、蟾蜍。畫面正中下方，有兩隻橫座丄形柱字，構成一道門，柱頭上各有一隻小豹，顧盼自雄。柱間有二人頭帶爵弁，拱手侍立。其上有兩隻人體貓面的怪物，騎在花斑馬的腹背上，手中各握長繩呈V字形，張着一只大鐘，鐘的銑角還有彩帶結裝飾，從人物比例觀察，此鐘相當巨大，後世稱為「特鐘」。左側月亮下，有一隻飛翔的「應龍」，右側太陽下應龍沒有翅翼、皆張口，肢體躍動。應龍的上下有仙鶴七隻，左三右四，其他由扶桑樹枝葉及雲氣，填塞中間，是引渡亡者所往生的極樂世界。「特鐘」居畫幅的中心位置，亦可見此樂器在社會中的文化地位（〔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一九七三年，文物出版社本）。

「馬王堆三號漢墓」也出土帛畫，畫面與上述情形相若，也有鐘磬圖像，茲不詳述（「談長沙馬王堆三號畫墓中帛畫」，一九七四年，文物，十一期，頁四〇～四四）。

一九五四年山東省沂南縣北寨村清理漢畫像石墓一座，此墓已遭破壞與多次盜掘，無甚麼出土文物。所幸全墓為石建，保存尚屬完整，在墓門、室壁、柱礎、斗拱、門額、枋子都有雕刻，刻劃精緻，內容豐富，可為研究漢代生活與藝



▲圖十六：山東沂南畫像石墓　樂隊部份拓片

術—音樂藝術，提供寶貴資料。

此墓門前舖地及墓道不計，東西寬七五五五公分、南北長八七〇公分，高二四五公分（最高空間）。內分前、中、後三主室。再加五個側室。三個主室全由畫像石構成，題材有神話、故事、生活三部分。樂舞百戲畫像石在中室東西橫額上（圖十六）：第一組馬戲表演、第二組魚龍曼延之戲、第三組樂團演奏、第四組雜技。關於第三組樂隊的畫像石：「上面有一人在擊磬，一人在撞鐘，一人舞動雙槌在擊帶有羽葆的建鼓。下面有三排奏樂的人，均坐在長席上。後排四人，最右一人在彈琴，次一人在吹塤，再次一人坐着，最左一人在吹葫蘆笙。中排五人，最右一人在打一個小鼓，中間三人在吹排簫，最後一人也在吹奏着塤。前排五人是女樂，最右一人手裏持着短棍在指揮，其餘四人前面放着四個鼓，中間三人以右手指按着鼓作敲打狀。」（「山東沂南漢畫像石墓」，華東文物工作隊山東組，一四五四年，文物參考資料，八期，頁三五～四二）。

上述樂隊演奏的樂器，是最原始報導，後來經過研究比較定論的為：後排再次坐着一人，是「謳員」唱歌者，這是專業人員如「蔡謳員」、「齊謳員」（漢書禮樂志），山東屬齊魯之鄉，坐着的一人可能是「齊謳員」？「吹葫蘆笙」應當是「吹芋」或「吹笙」，因為葫蘆笙是民族樂器，這畫像石是雅樂隊。中排最右一人在打「小鼓」，經認定是「鐃」（或鐸）。依圖辨識，各有主觀，無所謂是非。至於前排最右一人手持短棍在指揮，也有點疑問？我想中國上古時代樂團的成員都是「瞽矇」（分輕重程度的失明），看不見指揮棒的，大概聽「樂師」主要樂器的樂音來引領。古代以來便沒有指揮的傳統，漢代當然也不例外（周禮注疏春官大司樂）。

這幅音樂圖像，樂器最多的是鼓，前後共有八面。撞鐘的人，雙手扶抱着一根從樑上用寬帶平掛的鐘槌，用力的撞擊雙鐘（圖十七）。正是「撞千石之鐘」（司馬相如上林賦）。兩口鐘懸掛在簨虡（雕刻猛獸的鐘架）上，鐘體相當大，應當稱為「鏞鐘」（爾雅）。如果細分鐘的類別，這鐘口是平口的，而非橋口，應稱之為「鎛」（圖十八）。鎛的體形有很大的，須用巨杵來撞擊，大鐘是用來作編鐘樂舞和聲用的。

一九六九年山東省濟南市北郊無影山南坡，發現一處西漢墓地，有墓葬十四座，其中第十一號墓出土一組彩繪樂舞、雜技、宴飲陶俑（圖十九），固定造型在長七六公分，寬四七公分陶盤板上。表演者在盤中心，後面是樂隊，兩側是賓客觀賞者。此盤有俑二十二個，殘缺一個奏樂俑，俑基仍在盤上。表演歌舞者二俑；雜技者五俑，分別是拿頂、下腰；演奏樂器者七俑；觀賞者七俑，左三、右四，因衣冠髮型問題，俑者正確身份待判定。

樂器演奏者，在盤後面居中排列，左起二人，是長髻垂於背後的女子，長跪吹笙（竽）。其餘五人是男性，緊靠吹笙的人，髮束成環形，高聳於頭頂，面前置一瑟，雙手似



▲圖十七：山東沂南畫像石墓　撞鐘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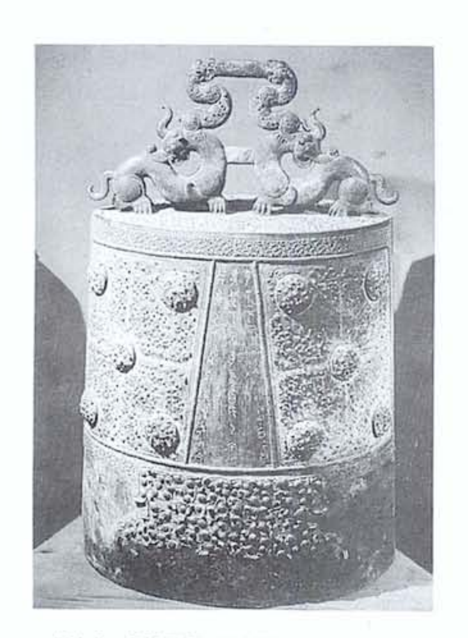
剛抬起又欲下撫。次為鐘鼓樂，有鐘兩枚，懸於架上，一人執棒欲敲擊。鐘左旁一人，擊扁形小鼓，鼓有座。最後一人擊大型建鼓。鐘鼓為打擊樂，笙瑟為管弦樂，都是我國古代的主要樂器。無影山雜技音樂陶俑的形像，生動的反映了西漢時代雜技藝術所達到的水準(「試談濟南無影山出土的西漢樂舞、雜技、宴樂陶俑」，一九七二年，文物，五期，頁一九～二三)。

一九六四年雲南省祥雲縣大波那一個漢族與白族雜居的村落裡，發現一座漢代木槨銅棺的墓葬。墓中出土附葬的樂器有銅鼓一件、葫蘆笙二件、鐘一件。鐘形與中原文化造型相異（圖二十），上下兩端微向內收，橫斷面呈橢圓形，鐘身由許多蛇形圖案組成的雷紋，地是細迴紋，口沿飾卷雲紋。鐘的蛇形與普寧石寨山出土許多古器物，以蛇形為裝飾圖案作法相同，則墓葬主可能是漢代「昆明族」，他與當時定居在普寧的「滇族」，在文化上必有一定的聯繫無疑(「雲南祥雲大波那木槨銅棺墓清理報告」，一九六四年，考古，十二期，頁六〇七～六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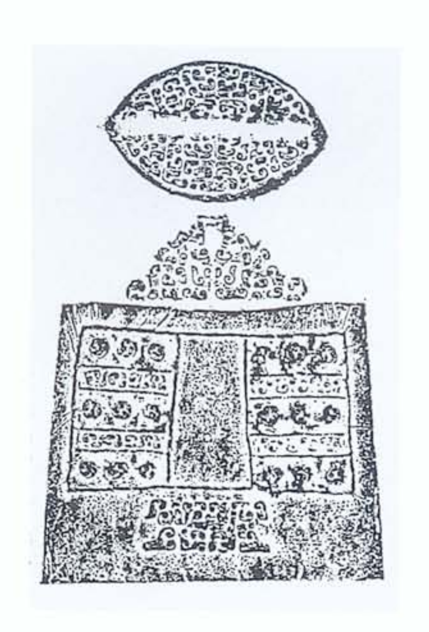
一九七七年四川省會理縣黎溪也出土一套六只類似大波那形式的編鐘。鐘身似兩條蛇相對成弓形，造形與西昌大石墓出土銅鈴相同。在漢代稱這些地帶為西南夷，樂器的紋飾表現，與大漢中原傳統文化完全不同（「四川會理出土一組編鐘」，一九八二年，考古，二期，頁二一六～二一七）。

雲南在〔後漢書〕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列傳」，稱滇王、莊蹻之後，並沒有記載音樂之事，更沒有長蟲紋鐘的記錄。事實上，許多少數民族的人民，都是熱愛舞蹈、歌唱，常見史書記載他們喜謳歌、飲酒歌舞、群聚為倡樂的歡樂場面。〔後漢書〕「東夷列傳」(卷八五)：有「馬韓十月農功畢，祭鬼神，又立「蘇塗（寶塔），建大木以懸鈴鼓。」鈴鼓可能是鈴與鼓兩件樂器，也可能是銅鼓（圖二十一）？但「馬韓」沒有銅鼓，故而想到「鈴」，就是西昌出土的銅鈴，即大波那型的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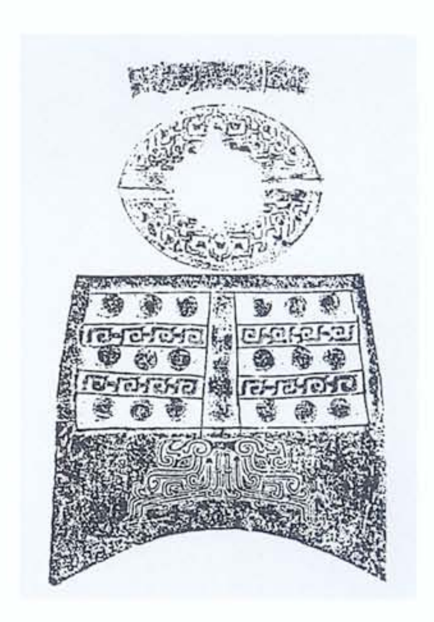
研究音樂歷史，應用古代音樂文化遺存實物史料，是最盡善的方法，可是遺存實物史料，豈是垂手可得？我看到漢代音樂資料，為數不鮮，而關係於上述出土鐘實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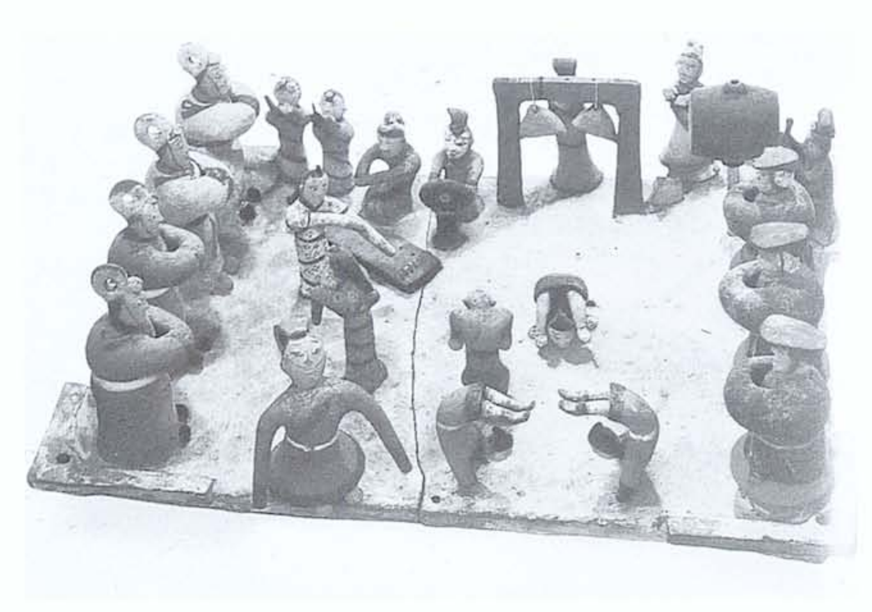
▲圖十八：曾侯乙墓　楚惠王鎛



▲圖十八─(一)：鎛拓片（鎛的口是平的）



▲圖十八─(二)：鎛拓片（鐘的口是橋狀的）


▲圖十九：山東濟南　無影山　彩繪樂舞雜技宴飲陶俑

及文物圖像、模型也不過五、六種而已；當然有些是不具參考價值，如湖南長沙咸家湖漢曹㜏墓，所出土一件殘破的陶鐘，就不予以敘述。並且所看到一些盛大場面宴飲百戲畫像、壁畫：如山東諸城漢墓樂舞畫像石（樂舞百戲拷打凫刑）（圖二十二）、江蘇徐州銅山單集區洪樓村出土漢畫像石（紡織宴樂擊鼓百戲）（圖二十三）、及內蒙古和林格爾縣新店子百戲壁畫（圖二十四）等等，其中伴奏或表演就是沒有鐘樂。推想這並不是藝師們的大意，疏忽了這件樂器，可能是當時就沒有這種樂器參與盛會。曾經有學者在河南南陽地區，共搜集到


▲圖二十：雲南　祥雲　大波那蛇形　雷紋鐘線紋圖


▲圖二十一：銅鼓

的一千二百多塊漢代畫像，經過研究指出：「畫像中許多音樂、舞蹈、百戲圖像，反映了漢代政權的鞏固，經濟高度發展，促使着文化藝術的空前繁榮。從這些圖像中可以看出，當時除宮廷、宗廟所使用的雅樂之外，大部分是來自民間的散樂，由於它的形式多樣，健美活潑，又稱為百戲，有的演奏於高堂，有的表演於廣場，還有的伴隨着出行的車馬行列表演於旅途（圖二十五），到處都可以看到他們精彩演奏和妙絕的技藝。畫像中的樂器不下十餘種，有的粗糙難以辨識是何種樂器，祇能辨識出來的打擊樂器有建鼓、鞞鼓、鼗鼓、鐃；管樂有塤、箎、竽、笙、排簫；弦樂器有瑟（琴、筑從圖像上分辨不出）。這些樂器往往在一起演奏，數量多少不等，組成一組交響樂隊，或為器樂協奏，或為舞樂伴奏。」（「南陽漢畫像石簡論」，周列、呂品，一九八二年，中原文物，二期，頁四一～四七）由此也可見鐘的圖像，到西漢以後便絕無僅有了！

參、漢代鐘樂的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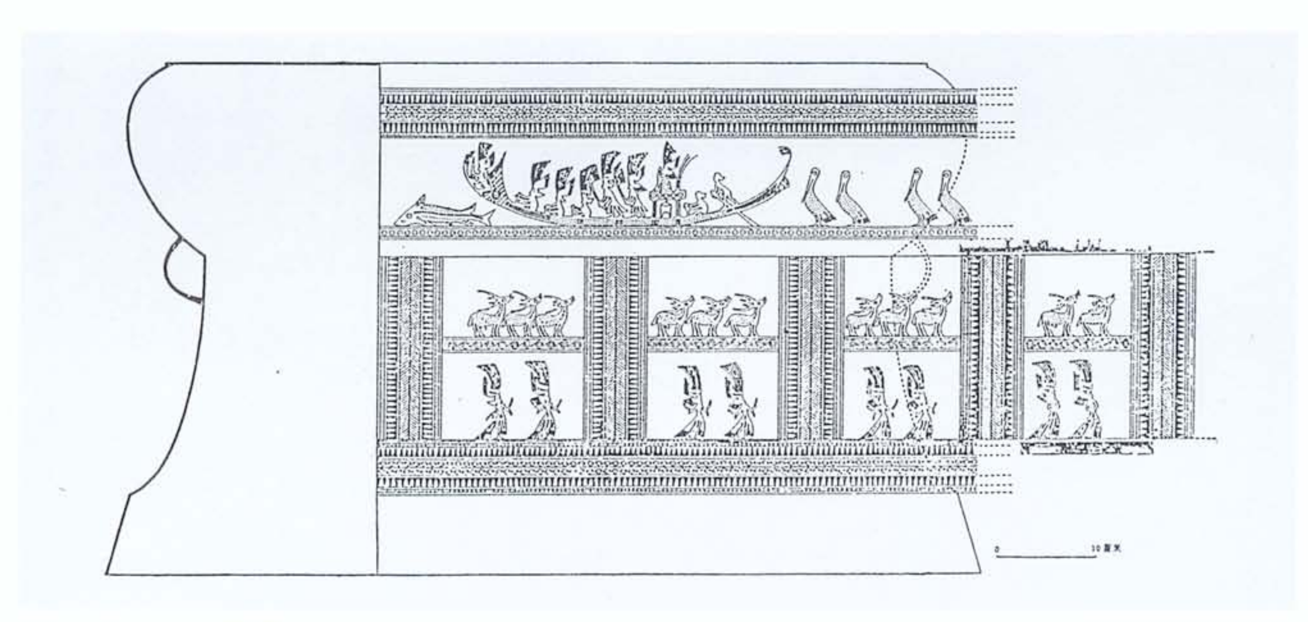
茲將漢代人著述中有關鐘樂資料列後：

一、「高皇帝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游，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劉安淮南子氾論訓）鐘可以建天子之威儀。

二、「高祖廟『鐘』十枚，各受十石，撞之聲聞於百里」（北堂書鈔等引漢舊儀），〔三輔黃圖〕亦記此事。

三、「建元二年（前一三八年）武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於臺山撞碧玉之『鐘』，掛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箎，唱來雲依日之曲。」（郭憲洞冥記）郭憲漢書方術有傳。武帝未央宮殿亦有一『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東方朔外傳）。

四、「中平三年（前一三六年）又造南宮玉堂，築廣成苑，鑄黃『鐘』二千斛，懸於嘉德端門內。」（劉珍



▲圖二十一　一(一)：銅鼓線紋圖


▲圖二十一 一(二)：雲南 晉寧 石寨山出土 儲貝器


▲圖二十二：山東諸城 漢墓樂舞 畫像石摹本 (舞樂百戲 捲打鳧鼓)

東觀漢記孝靈皇帝紀）

五、「於是左虡右車，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鐘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文選卷一班固西都賦）（圖二十六）自東漢光武劉秀至和帝劉肇都洛陽，西京長安父老有怨望，班固恐遷回舊都，故作此賦，和帝大悅。賦中稱贊長安美好，宮廷營建端正通暢，連鐘與金人重器，都是十分莊重的。「鐘虡」也稱「虡簴」，是懸掛鐘的架子，雕刻猛獸形像，非常精緻。毛詩云：「設業設虡」。

漢代不僅宮殿有鐘的陳設與演奏，在陵寢中也是有鐘。昭帝劉弗陵，宣帝劉洵杜陵在長安均設有鐘，一度想遷往洛陽，可惜太重搬不動（關中記）。

六、「每（月朔）歲首.〔正月〕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後漢書志第五儀禮中）。

七、「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鈎，管弦燁煜。」（文選卷一班固東都賦）「鏗鈎」鐘聲也。

八、「夏正三朝，撞洪『鐘』，伐靈鼓，旁震八鄙，軯磕隱訇。」（文選卷三張衡東京賦）

這都是描寫漢天子每年春正月受四海朝賀，在正殿食舉宴樂撞鐘情形。毛詩云：「萬舞奕奕，鐘鼓喤喤」。

九、「『鐘』鼓竽笙舞翔翔。」（漢書卷二二禮樂志惟泰元章）（圖二十七）

十、「殷殷『鐘』羽籥鳴，河龍供鯉醇犧牲。」（同上書卷景雲章）郊祀歌十九章，是漢代最隆重的典禮樂章，典禮時演奏樂器種類甚多，而鐘居眾樂之長。

以上敘述漢代的鐘陳列在郊廟裡，供祀典奏樂用，有的在正殿朝賀用，或是在離宮遊幸時用，也在陵寢中鑄大鐘作配饗用，可見鐘是樂器也是禮器，是皇家重器，象徵至高無上之意。

十一、「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史記卷一一七司馬相如列傳上林賦，漢書亦載入）

十二、「擠玉戶以撼金舖兮，聲噌吰而似『鐘』音。」（文選卷十六司馬相如長門賦）敘述漢武帝與陳皇后愛情故事：因陳皇后被冷落在長門宮，她急切的搖動門上的門鐶（金舖首），一聲聲如鐘音般的響亮，來打動武帝舊日情懷，重歸於好。

十三、「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磍之虡。」（文選卷九畋獵揚雄長楊賦）這是漢成帝劉驁元延二年（前一二年）多，遊幸長楊宮，縱胡容（西域來的外賓）校獵情形，與司馬相如上林賦內容相似，打獵完畢，再一同去欣賞國家樂團的演奏會。

十四、「妙雕文以刻鏤兮，象巨獸之屈奇兮，戴高角之峩峩。負大『鐘』而顧雲，美哉爛兮，亦天地之大式！」（章樵古文苑卷二一賈誼虡賦）參見本節五敘述。上述「碣磍」是鐘架刻猛獸怒形之威武。

漢賦是舖敘直陳其事的文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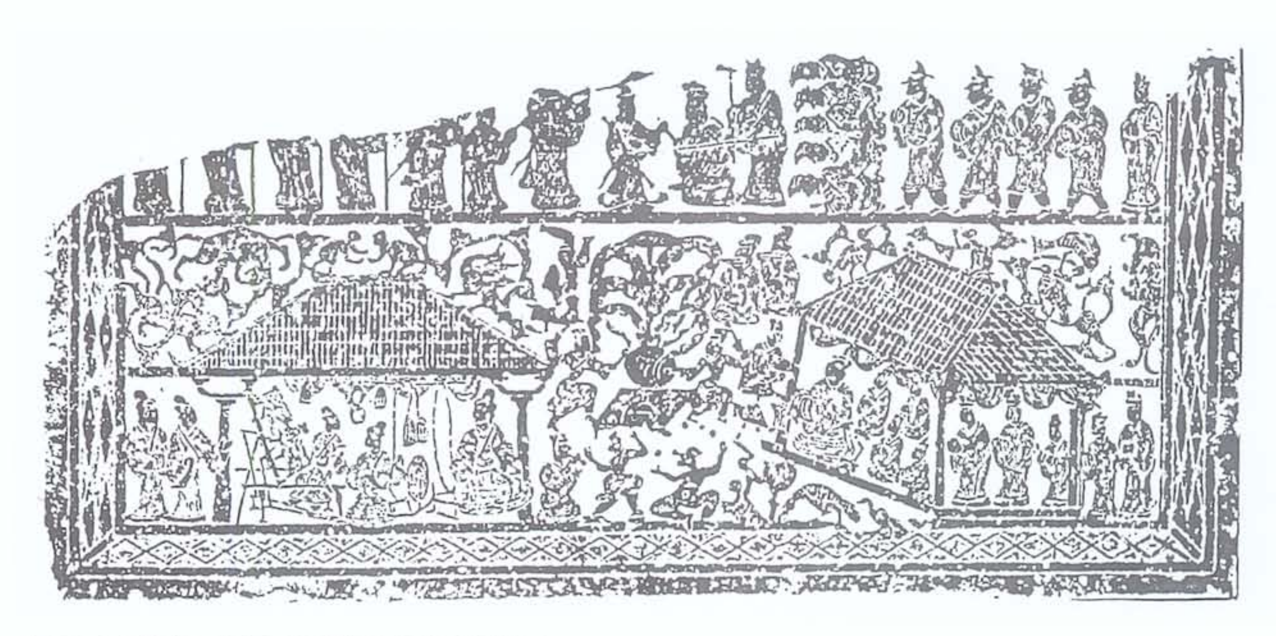
內容廣濶，詩人常常因所見所聞鐘之形、聲，增加許多寫作靈感，不知不覺成為賦的素材了。

十五、「永始四年（前十三年）六月，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務廣宅第，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漢書卷十成帝紀）成劉帝驁告誡王公大臣，不要奢華，提倡節約，為民表率。奢侈內含亦指明有音樂享受，鐘鼓代表音樂器物。

十六、「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眾樂。」（漢書卷六八霍光金日磾傳）指昌邑王劉賀將嗣昭帝位時，荒淫無度，在大行皇帝還未殯葬時，便動樂府樂器，擊鐘磬鼓吹歌舞，結果當了二十七天「實驗皇帝」就廢除了。此事發生於咸帝下詔前六十年，世風早已如此。

十七、「五侯群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以千百計。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漢書卷九八元后傳）元后為平帝劉衎的皇后，是王莽姑母，當外戚專政局面形成，五侯王譚、王尚、王立、王根、王逄等，為大將軍王鳳的弟輩，生活奢靡，日日唱歌、跳舞、演戲，馳逐狗馬，頗引起百姓側目，曾作四言歌罵之：「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同上書卷）這是成帝下詔後十餘年的社會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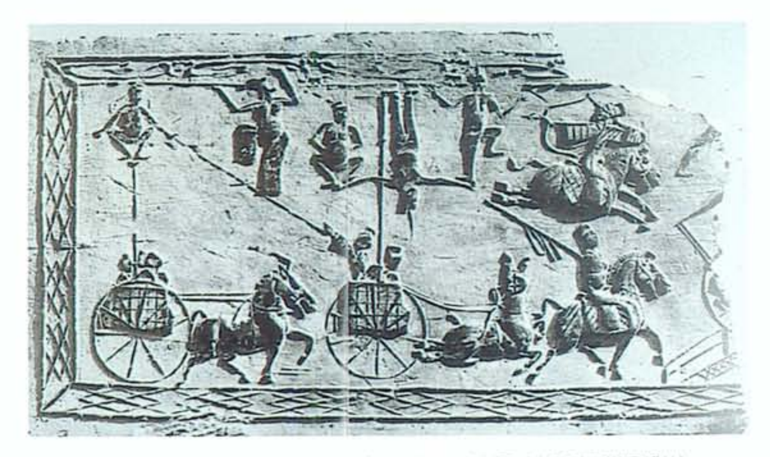
十八、「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遊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馳娛恣。」（後漢書卷三四梁統列傳）大將軍梁冀恃功驕縱，與妻襄城君孫壽，搜刮民脂民膏，殫極土木，在新居中日以繼夜享樂。漢古詩十九首：「西北有高樓」，便是影射梁冀的。這些被正史描述的腐敗貴族官僚，在當時如果不是罪大惡極，史官豈有不替他們



▲圖二十三：江蘇銅山　單集區　洪樓村出土的畫像石（樂舞百戲）


▲圖二十四：和林格爾 漢墓 樂舞 百戲壁畫


▲圖二十四 —1和林格爾 漢墓 百戲圖像


▲圖二十五：河南省 新野縣 任弓村收集 雜技 空心磚（出行戲車表演部分）

迴護的。既然是上樑不正，下樑能不歪也難了！

十九、「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舞趙謳。……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食，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優，連笑伎戲。」（鹽鐵論散不足篇）「以求酒食」相當於現代「辦桌」，「責辦歌舞俳優」則是請歌星唱歌跳艷舞，社會風氣不好，主客之間相互存心打擾，嚴重影響世風淳樸。

二十、「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鐘』，此皆誠壹之所致。」（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這裡敘述一些做小生意的商人，因為專心業務，努力工作，都發了財，後來過着「鐘鳴鼎食」富貴人家生活，『鐘』成為富人家的代表。張衡在西京賦中也有此宜事記載，如「若夫翁伯（即雍伯，漢書雍作翁）、濁質、張里之家，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加。」西京賦旨在諷刺當時生活奢侈浪費，販夫走卒發了財，連公侯都不能與他相比！

二十一、「元康元年（前六五年）龜茲王遂來朝。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奇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中國音樂文化隨着漢家公主，傳播到國外夫家，增進漢代國際外交關係，不無裨益。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甲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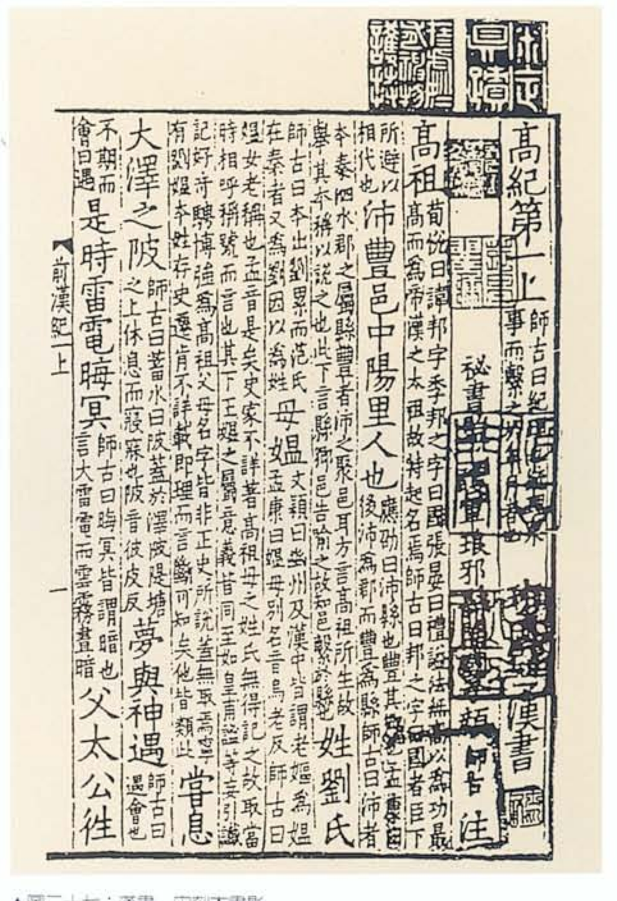
班孟堅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班孟堅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爲蘭臺令史遷爲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幸洛陽西土父老怨帝不都長安固作兩都賦以諷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班

文選一

▲圖二十六：文選宋刻本書影


高紀第一上 師古曰紀理也統理衆事而繫之年月者也

漢書一

秘書 琅邪 師古注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謚法無功以爲功最高而爲帝漢之太祖故特起名焉師古曰邦之字曰國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

沛豐邑中陽里人也 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爲郡而豐爲縣師古曰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屬縣豐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舉其本稱以說之也此下言縣鄉邑告諭之故知邑繫於縣也

姓劉氏 母媼 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爲媼孟康曰媼母別名音烏老反師古曰媼女老稱也孟音是矣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號而言也其下王媼之屬意義皆同至如皇甫謐等妄引讖記好奇騁博強爲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寧有劉媼本姓存史遷肯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他皆類此

嘗息大澤之陂 師古曰蓄水曰陂蓋於澤陂隄塘之上休息而寢寐也陂音彼皮反

夢與神遇 師古曰遇會也不期而會曰遇

是時雷電晦冥 師古曰晦冥皆謂暗也言大雷電而雲霧晝暗

父太公往

前漢紀一上 一

▲圖二十七：漢書　宋刻本書影

結　語

樂器為人類通過音樂表達、交流思想感情的一種工具，也是人類擁有的文明財富之一。隨着人類文明進步，樂器逐漸受到重視，並因為時代背景不同，樂器也不斷在發展。現在，本稿僅就漢代樂器「鐘」這一項的研究，其範疇已極廣泛，包括郊祀禮樂、宮廷威儀、政治風尚、國民道德、經濟生活，以及國際邦交，都可以透過鐘樂器的實際運作，窺視出漢代人一部分生活與情操。從前一位小說家友人告訴我：貫穿當時各階層人士生活的點滴，如果是正經事，便是歷史；不見經傳的事，便是小說。我不見得有能耐貫穿漢代音樂的故事，祇希望這些片段的資料舖陳，以見漢代音樂曾產生過何種影響？並企圖儘量應用出土文物與文獻間的相互結合與稽核，嘗試探尋這條研究音樂蹊徑如何？果然，比傳統寫作模式好一點，就算沒有閒置先民血汗創造音樂文明的辛勞，大家共同攜手走向新音樂史蔚藍的天空！

因為，我喜歡考據，常常讀清朝人樸學方面的書籍，如〔皇清經解〕等書，無形中薰兌了「漢學」思想。還有本稿小題「以鐘樂器研究為例」，是因為篇幅所限，並沒有絲毫始作俑者的意念；同時徵引資料來源，僅附記於行文間，都是本稿的瑕疵，特一併聲明，以誌吾過！向讀者致歉並求指教。